



水勺陳譯者

書群樂

馬其頓的巴博斯



高爾基的回憶瑣記

上 海

樂羣書店出版

1929



版 所
權 有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九 角

目 次

譯者小引

一. 幾句代替序文的話	頁 數
二. 蜘蛛
三. 挖墳坑的
四. 劍子手
五. 研究家
六. 失敗的著作家

七.	獸醫.....
八.	牧者.....
九.	多拉.....
十.	獨處的時候的人們.....
十一.	滑稽的事件.....
十二.	一個英雄.....
十三.	戰爭和革命.....
十四.	園丁.....
十五.	立法者.....
十六.	一個帝政黨員.....
十七.	彼得堡式.....
十八.	一個夢.....
十九.	空虛的蒸氣.....
二十.	風習.....
二十一.	密卡·帕扶羅夫.....
二十二.	亞歷山大·布羅克.....
二十三.	布格羅夫.....

譯 者 小 引

這本回憶瑣記，是法譯的 Maxime Gorki 的 Notes et Souvenirs 的全部重譯。這本書一共包着二十三個瑣話，都是一九二十三年以後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候的著作。

高爾基在俄羅斯文學上並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如何？這是誰也知道的，我在這裏覺得沒有絮說的必要。至於他最近幾年的作品有什麼特色，比起從前的作

品，到底有什麼進境沒有，種種問題，恐怕知道的人還很少，自然應該由譯者在貢獻這本書以前，作一個簡而得要的報告。為達這個目的，我想只消引用日本現今文學大家昇曙夢，在本年六月號“改造”雜誌上所做的“最近的高爾基”一篇文章當中的一段，就夠了。

“高爾基最近的作品，差不多全部都是一種回想錄。我從數年前起，在‘紅的處女地’雜誌上，載了許多自敍傳的作品，到後來，由柏林俄文書社集成一本書，題為‘我的大學’。……其後，他接連着發表了‘巫女’，‘火災’，‘布格羅夫’，‘牧者’，‘監視人’，‘立法者’等等作品，其中大部分都和‘我的大學’一樣，是站是很高的藝術水準上的。

“高爾基的回想，和盧梭的‘懺悔錄’並苟德的‘空想和事實’兩種有名的回想，是不同的。盧梭和苟德的回想，……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想把自己內面發達的路徑，全部寫出來；高爾基的回想却不這樣，他把自己的個性，放在第二位，倒

把他所碰見的各色各種人的特獨的相貌，放在第一位。所以荷德的自敍傳，可以改換一個題目，叫做“天才怎樣在適當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高爾基的回想錄却不然，決不能改題為“天才怎樣在不利的環境當中發達起來”，我們只能改題為“看看罷，我周圍有多少有趣的人啊！”他的回想錄好像要這樣說似的：“我接近了幾十個幾百個人。他們真有獨特的，各不相似的色彩啊！他們當中有好酒貪杯，有的放蕩成性，有的偷盜，有的貪贓，有的虐待女人小孩，有的殺人放火。但是，他們何其富於天才的能力呀！他們何其富於取汲不盡的潛勢力呀！”

‘捷藿夫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幽鬱的人物。高爾基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獨創性的人物。……高爾基作品當中，漲滿了樂天的空氣，和自己開拓自己運命的精神。……高爾基的回想的作品不但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就拿他當作近代俄羅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義。

的。……'

上面這幾句話，已經足夠說明高爾基的回憶瑣記的性質和特色了。因為昇曙夢所舉的“牧者”，“布格羅夫”，“立法者”，等篇，都包含在這本書中。

譯 者

一、幾句代替序文的話

‘原題爲幾句代替跋語的話，放在原書最末尾一段。但譯者認爲在翻譯成中文時，把這一段當作序文還更妥當些，所以改題如右，並移到最前方來。——譯者。’

各人的意見，往往會不期然而然的，符合得非常之巧。在一九〇一年，俄國阿羅瑪地方的傳教神父烏拉第曾經這樣說：‘每個人民，都抱着有一種精神的幻

想——關於生活目的的幻想。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幻想，叫做“國民的本能”。但是，據我看來，這種說法是錯的，因為人類的本能所要求的，實在只是他們“怎樣生活”，而現在說的幻想，却是一個“為什麼生活”的問題，當中還混合着理智。現在，拿俄羅斯人說，誠然我們文化發達的程度還低，我們生活目的的幻想因此也極不發達，說不上說什麼去發見人類歷史命令我們向着前去的目標，然而我想，我們俄羅斯人的確生來就特別的都被這個“為什麼生活”的問題所惱。我們一面等着我們生活目的的到來，一面猶如瞎子一樣，亂摸索亂叫喚的生活着，實在可憐得很；但是，縱然可憐，我們已經是有一點結果的人民，有一點“積極東西”的人民了。

過了五年之後，在美國的波士頓，著名實用哲學家詹姆士曾說：“目前在俄羅斯發生的種種事件，雖然使我不能增加許多對於這地方的研究興趣，但是，我依然還是不能了解他們。我每每讀着俄國著作家的作品，就感覺得這些著作家彷彿站在我面前一樣，使

我感動得了不得，但是，我仍然不敢說，我已經懂得了他們。我在歐洲和美洲，常常看見一些人都能夠在幹了一點事情之後，就利用他們既得的結果，努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去增加作用。俄國的人們却不相同。他們種種行動，使我覺得他們不懂得現實狀況的義務性，不懂得他的合法性，他們有時甚至仇視現實狀況。我看見俄國人的理性是愛熱心做分析工夫的，是愛研究的，是愛反叛的。但是，我仍然不懂得他們的分析工夫的目的在什麼地方，也不了解他們在現實的現象下面，到底想研求些什麼東西。我們也許可以說，俄國人自信爲負有一種使命，專門去研求，發見，並確定不愉快的東西和消極的東西。有兩本俄國書，曾經使我吃驚：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一本杜斯托葉夫斯基的“加拉瑪佐夫兄弟”。我覺得他們在這兩本書上，只描寫了一些別一個行星（地球）上面的，全然和這地球上不同的好人。我覺得好像這些好人偶然來到我們這地球上，被地球上的現實狀況激怒了，甚至於被侮辱了似的。在俄羅斯人當中有

一種幼稚質朴的地方，令人覺得他們都好像一種老實的鍊金術士，非常熱烈的去相信他們自己能夠發見“一切原因的唯一原因”似的。俄羅斯人是頗有趣的人們。但是，我總覺得他們雖然努力，總好像一台機器白白運動着，不發生一點結果似的。或許他們真正負有一種使命，要做出什麼意外的事情來，使全世界吃驚，也未可知罷。’

他兩人說的話是不錯的。我自己就在他們所描寫的那樣俄國人當中，活了半世紀。

我盼望這本書在事實上能夠很乾淨的，把我所願意寫出來的真實情形描寫出來。不過，我還要聲明一句。據我個人的意見，真實情形的全部，不見得對於人類都是必要的。所以，但凡我覺得某種真實情形只足以很殘刻的給人以精神上的打擊，並不能給一個教訓，但凡我覺得他只足以無緣無故的侮辱人類，我就自然的把這種真實情形，都丟了去，一點也不描寫。

因為，在事實上，的確有許多真實情形，都應該早點被我們忘記了去才好。這種應該忘記的真實

情形，都是從虛言偽語發生出來的，他含着種種虛偽的毒素，能夠使我們相互的關係腐化，結果，會把人的生活變成一個稀醜而不合理的活地獄。這種真實情形，早應該從這地球消失了去，還回憶他幹什麼呢？一個人若慣愛去蒐集並記錄人生的醜惡，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幹着不好的事的人。

我本來很想把這本書的書名，叫做“這就是過去的俄羅斯人們”。

但是，我現在發見着。這個書名太吹得利害了，並且我現在也還不十分明白的感覺着，我到底希望這種人變更不希望。固然我和國家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偏重精神觀點的毛病，離得很遠，然而我總覺得，好像俄羅斯人民有一種特別奇怪的，自出心裁的天賦才能似的。在俄羅斯，那怕是蠢子，他們也有一種獨特的，自己創造的蠢法。至於說到懶惰的人，他們更有一種積極的懶惰天才。我看見我們俄羅斯人有那樣的奇思怪想，有那樣的不識機詐，能夠那樣的善於粉飾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我真相信，俄羅斯

人對於一個藝術家，可以供給極豐富的材料。

我想着，如果這個可驚異的國民，能夠完全不受壓迫的痛苦，如果能夠真正開始覺悟着他們的工作在人類文明上的重大意義，努力去做工，他們將來就一定會過一種的英雄生活，並且一定會對於這個被罪惡充滿了的世界，給一些好教訓罷。

二、蜘蛛

馬可福是一個年老的古董商人，生得又高又瘦，直挺挺的站着時，好像一種指示道路的木樁一般。他走起路來，活像一個兵在走正步，把兩隻大眼睛，呆呆的一直望着前面，兩個牛眼珠，露着一點濁光，現出灰青色，表示他的性質帶有一點幽鬱和遲鈍。我起初遇見他的時候，就覺得他是一個蠢子，後來發見了他性情的一個古怪方面，我越確信我最初的見解不